

二十

東周列國金志卷之十九

曰下蔡 晁元放甫評點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威烈王之封三晉亦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蓋六卿擅晉其來已久三卿滅而三卿存其強更逾于舊三家代晉其勢已成因其請命而封之使天下猶知王室之尊卽三晉喜于得封亦將僞爲効順而不敢萌窺周之志則封之未爲失計也使威烈當日不從其請能禁三晉之自立乎三晉若竟行自立王朝旣不能
有禁制之方而天下諸侯亦必不能行其誅討無益于義名之數而反啟其怨心王朝何利之有况歷世以來楚與吳越僭號

爲王周室已無可李何至威烈之世王朝微弱更甚乎卽以晉國而論曲沃武公僅以一軍受命耳其後之強大則皆兼并小國吞噬同姓之所得也寧得爲正乎東遷以後篡弑頻仍王朝從未能出一詞以問罪今三家雖曰分晉猶未及于篡弑而欲威烈之靳而不與以爲持名豈非膠柱鼓瑟之論耶

魏斯禮賢下士收攬人才遂開戰國養士之風但其所禮却有許多真正高賢俱是抱道自尊之士而魏斯之敬禮亦以師道待之是真能敬賢好道非好名強飾之比故不特爲養士之祖亦爲戰國養士諸君中第一最賢之主也抱道自尊固士君子之高節然貧賤驕人一語却非聖賢中道段干木之踰垣而避魏斯孟子已言其已甚至世子擊之下車拱立而田子方驅車不顧便只算傲慢無禮不可爲訓也

君臣之義固重父子之恩亦不小樂羊既欲爲魏取中山便當先召其子使還庶爲恩義兩盡今因急于功名明視其子之死而不恤又加以啜羹而盡一器能免于殘忍刻薄之訕乎魏文侯之不復更用明甚矣甚

河伯娶婦之說妄誕不經之甚百姓乃至流離困苦而不敢拒則禍福利害之說有以動之也邪說惑人其害如此今世佛老因果之說遍于寰區其陷溺人心傷殘風化包藏奸宄于犯政教爲害于世道人心誠非淺鮮吾安得起西門豹于九原而謫所以治之乎

話說趙無卹被豫讓三擊其衣連打三個寒禁豫讓死後無卹視衣所欲處皆有血迹自此患病逾年不痊只算疑心無卹生有五子因其兄伯魯爲已而廢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不肯忘本是而周先死

乃立周之子浣爲世子無卹臨終謂世子趙浣曰三卿滅智氏地土

寬饒百姓悅服

三卿之竟能分晉不在此句也

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晉國各

立廟社傳之子孫若遲疑數載晉或出英主攬權勤政收拾民心則

趙氏之祀不保矣言訖而瞑趙浣治喪已畢卽以遺言告于韓虎時

周考王

貞定王之子

之四年

晉哀公薨子柳立是爲幽公韓虎與魏趙合

謀只以絳州曲沃二邑爲幽公俸食餘地皆三分入於三家號曰三

晉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見君臣之分倒置矣再說齊相國田盤

恒田

子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也來

遣使致賀于三晉與之通好自是列國交際田趙韓魏四家自出名

往來齊晉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時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

以續周公之官職揭少子班別封于鞏因鞏在王城之東號曰東周

公而稱河南曰西周公此東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爲威烈

王威烈王之始趙浣卒子趙籍代立

後為烈侯而韓虔之子後為景侯

嗣韓魏斯

魏駒之孫魏慎之子後為文侯

嗣魏田和

田盤之孫田白之子後為齊太公

嗣田

四家遲遲吾行

止是為各義上過不去

四家相結益深約定彼此互相推援共成大事威烈王

二十三年有雷電擊周之九鼎鼎俱搖動三晉之君聞此私議曰九

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今忽震動周運其將終矣吾等立國已久未

正名號乘此周室衰微之際各遣使請命于周王求為諸侯彼畏吾

之強不敢不許如此則各正言順有富貴之實而無篡奪之名豈不

美哉於是各遣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趙遣公仲連韓遣俠累各齎金

帛及土產之物貢獻于威烈王乞其冊命威烈王問于使者曰晉地

皆入于三家乎魏使田文對曰晉失其政外離內叛三家自以兵力

征討叛臣而有其地非攘之于公家也

說得好

威烈王又曰三晉既欲

為諸侯何不自立乃復告于朕乎趙使公仲連對曰以三晉累世之

強自立誠有餘說得橫便有所以必欲稟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

王若冊封三晉之君俾世篤忠貞為周藩屏于王室何不利焉又以利動

之威烈王大悅即命內史作策命賜籍為趙侯虔為韓侯斯為魏侯

各賜黼冕圭璧全副田文等回報于是趙韓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

國中趙都中牟今開封府中牟縣韓都平陽今平陽府城魏都安邑縣屬平陽府立宗

廟社稷只算分晉都復遣使遍告諸侯列國亦多致賀惟秦國自棄

晉附楚之後不通中國中國亦以夷狄待之故獨不遣賀未幾三家

廢晉靖公幽公之孫為庶人遷于純留今潞安府純留縣而復分其餘地此時總算滅晉

晉自唐叔傳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遂絕髯翁有詩歎云

六卿歸四四歸三南面稱侯自不慙

利器莫教輕授柄許多昏主導好貪

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導人叛逆詩云

王室單微似贅瘤

怎禁三晉不稱侯

若無冊命終成竊

只怪三侯不怪周

却說三晉之中惟魏文侯斯最賢能虚心下士時孔子高弟卜商字

子夏教授于西河今汾州文侯從之受經魏成薦田子方之賢文侯與

之爲友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隱居不仕文侯卽命駕車往

見干木聞車駕至門乃踰後垣而避之文侯嘆曰高士也遂留西河

一月日日造門請見將近其廬卽憑軾起立不敢倨坐今汾水城東有式賢閣

干木知其誠不得已而見之文侯以安車載歸與田子方同爲上賓

四方賢士聞風來歸又有李克翟璜田文任座一班謀士濟濟在朝

當時人才之盛無出魏右秦人屢次欲加兵于魏畏其多賢爲之寢

兵賢才之有益文侯嘗與虞人主田獵期定午時獵于郊外其日早

朝值天雨寒甚賜羣臣酒君臣各飲方在浹洽之際文侯問左右曰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九

時及午乎答曰時午矣文侯遽命徹酒促輿人速速駕車適野左右

曰雨不可獵矣何必虛此一出乎文侯曰吾與虞人有約彼必相候

于郊雖不獵敢不親往以踐約哉使人告之亦可何必昌甫國人見

文侯冒雨而出咸以為怪及聞赴虞人之約皆相顧語曰我君之不

失信于人如此于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無敢違者這個名却說晉

之東有國名中山今真定府無極縣姬姓子爵乃白狄之別種亦號鮮虞自

晉昭公之世叛服不常屢次征討趙簡子率師圍之始請和奉朝貢

及三晉分國無所專屬中山子姬窟好為長夜之飲以日為夜以夜

為日疎遠大臣狎昵羣小有了此數語白然便要滅亡黎民失業災異屢見文侯

謀欲伐之魏成進曰中山西近趙而南遠于魏君攻而得之未易守

也文侯曰若趙得中山則北方之勢愈重矣翟璜奏曰臣舉一人姓

樂名羊本國穀邱人也此人文武全才可充大將之任文侯曰何以

見之翟璜對曰樂羊嘗行路得遺金取之以歸其妻唾之曰志士不

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此金不知來歷奈何取之以污素

行乎子好妻樂羊感妻之言乃拋金于野別其妻而出遊學于魯衛過

一年來歸其妻方織機問夫所學成否樂羊曰尚未也妻取刀斷其

機絲樂羊驚問其故妻曰學成而後可行猶帛成而後可服今子學

尚未成中道而歸何異于此機之斷乎真好妻子樂羊學問全其妻成就出來樂羊感

悟復往就學七年不反今此人見在本國高自期許不屑小仕何不

用之文侯即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左右阻之曰臣聞樂羊長子樂

舒見仕中山豈可任哉自是人情翟璜曰樂羊功名之士也予在中山曾

爲其君招樂羊羊以中山君無道不往主公若寄以斧鉞之任何患

不能成功乎文侯從之樂羊隨翟璜入朝見文侯文侯曰寡人欲以

中山之事相委奈卿子在彼國何樂羊曰丈夫建功立業各爲其主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九五

豈以私情廢公事哉

畢竟是兩盡的更妙

臣若不能破滅中山甘當軍令文侯

大喜曰子能自信寡人無不信子遂拜爲元帥使西門豹爲先鋒率

兵五萬往伐中山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

在天津縣西北

以拒魏師樂

羊屯兵于文山

在縣北上有周文王廟

相持月餘未分勝負樂羊謂西門豹曰

吾在主公面前任軍令狀而來今出兵月餘未有寸功豈不自愧吾

觀楸山多楸樹誠得一膽勇之士潛師而往縱火焚林彼兵必亂亂

而乘之無不勝也西門豹願往其時八月中秋中山子姬窟遣使齎

羊酒到楸山以勞鼓須鼓須對月暢飲樂而忘懷

豈是行兵舉動

約定三更

西門豹率兵壯銜枚突至每人各持長炬一根俱枯枝札成內灌有

引火藥物四下將楸木焚燒鼓須見軍中火起延及營寨帶醉率軍

士救火只見唼唼噪噪遍山皆着沒救一頭處軍中大亂鼓須知前

營有魏兵急往山後奔走正

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中山兵

大敗鼓須死戰得脫奔至羊關魏兵緊追在後鼓須棄關而走個

大將樂羊長驅直入所向皆破鼓須引敗兵見姬窟言樂羊勇智難敵

須與樂羊引兵圍了中山姬窟大怒大夫公孫焦進曰樂羊者樂舒

之父舒仕于本國君令舒于城上說退父兵此爲上策麼士策姬

窟依計謂樂舒曰爾父爲魏將攻城如說得退兵當封汝大邑樂舒

曰臣父前不肯仕中山而仕于魏今各爲其主豈臣說之可行哉樂舒

却姬窟強之樂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請其父相見樂羊披掛

登于轎車一見樂舒不等開口遽責曰君子不居危國不事亂朝汝

貪于富貴不識去就何不早吾奉君命弔民伐罪可勸汝君速降尚

可相見樂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專也但求父暫緩其攻容我

君臣從容計議樂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

早定議勿悞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教軟困不去攻城姬窟恃着樂

羊司馬定議勿悞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教軟困不去攻城姬窟恃着樂

羊愛子之心決不急攻且圖延緩全無主意過了一月樂羊使人討

取降信姬窟又叫樂舒求寬

寬來寬去难道就罷了不成可笑

樂羊又寬一月如此

三次西門豹進曰元帥不欲下中山乎何以久而不攻也樂羊曰中

山君不卹而姐吾胡伐之若攻之太急傷民益甚吾之三從其請不

獨爲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却說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驟

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聞其三次輟攻遂譖于文侯曰樂羊乘屢

勝之威勢如破竹特因樂舒一語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

公若不召回恐老師費財無益于事

雖是總言却說得有理

文侯不應問于翟

璜璜曰此必有計主公勿疑自此羣臣紛紛上書有言中山將分國

之牛與樂羊者有言樂羊謀與中山共攻魏國者文侯俱封置篋內

但時時遣人勞苦

甚妙

預爲治府第于都中以待其歸

甚妙

樂羊心甚感

激見中山不降遂率將士儘力攻擊中山城堅厚且積糧甚多鼓須

與公孫焦晝夜巡警折城中木石爲捍禦之備攻至數月尚不能破
惱得樂羊性起與西門豹親立于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鼓須方
指揮軍士腦門中箭而死城門房屋牆垣漸已拆盡公孫焦言于姬
窟曰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計可退魏兵拿不穩窟問何計公孫焦曰
樂舒三次求寬羊俱聽之足見其愛子之情矣今攻擊至急可將樂
舒綁縛置于高竿若不退師當殺其子使樂舒哀呼乞命樂羊之攻
必然又緩也不覺甚麼好姬窟從其言樂舒在高竿上大呼父親救命樂羊
見之大罵曰不肖子汝仕于人國上不能出奇運策使其主有戰勝
之功下不能見危委命使君決行成之計尚敢如含乳小兒以哀號
乞憐乎這却責備得是言畢架弓搭矢欲射樂舒舒叫苦下城見姬窟曰吾
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自謀戰守臣請死于君前以明不
能退兵之罪公孫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無罪合當賜死姬窟曰

非樂舒之過也公孫焦曰樂舒死臣便有退兵之計

想是素與樂舒有仇不然何以

必欲其死姬窟遂以劍授舒舒自剄而亡公孫焦曰人情莫親于父子今

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羊見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際無心攻戰

主公引一軍殺出大戰一場幸而得勝再作計較

却不算到不姬窟勝便怎麼樣

不得已而從之令將樂舒之肉烹羹并其首送于樂羊曰寡君以小

將軍不能退師已殺而烹之謹獻其羹小將軍尚有妻子元帥再若

攻城即當盡行誅戮

只是將一樂舒盤來盤去便算守城妙計即可笑極矣

樂羊認得是其子

首大罵曰不肖子事無道昏君固宜取死即取羹對使者食之盡一

器

這却何必

謂使者曰蒙汝君饋羹破城日面謝吾軍中亦有鼎鑊以待

汝君也使者還報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恐城破見

辱遂入後宮自縊公孫焦開門出降樂羊數其讒諂敗國之罪斬之

該殺撫慰居民已畢留兵五千使西門豹居守盡收中山府藏寶玉班

師回魏

魏

文侯聞樂羊成功親自出城迎勞曰將軍爲國喪子實

之過也樂羊頓首曰臣義不當顧私情以負主公斧鉞之寄樂羊朝

見畢呈上中山地圖及寶貨之數羣臣稱賀文侯設宴于內臺之上

親捧觴以賜樂羊羊受觴飲之足高氣揚大有矜功之色

便是

宴畢

文侯命左右拏二篋封識甚固送樂羊歸第

其妙

左右將二篋交割樂

羊想道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

妄想

主公恐羣臣相妬故封識贈我

命家人擡進中堂啟篋視之俱是羣臣奏本本內盡說樂羊反叛之

事樂羊大驚曰原來朝中如此造謗若非吾君相信之深必爲所惑

怎得成功

這時便

次日入朝謝恩文侯議加上賞樂羊再拜辭曰中

山之滅全賴主公力持于內臣在外稍効犬馬何力之有文侯曰非

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

兩分

然將軍勞矣盍就

封安食乎卽以靈壽

中山地

封羊稱爲靈壽君罷其兵權翟璜進曰

君既知樂羊之能奈何不使將兵備邊而縱其安國乎

臣不

文侯笑

而不答璜出朝以問李克克曰樂羊不愛其子況他人哉此管仲所

以疑易牙也

此人便強

翟璜乃悟文侯思中山地遠必得親信之人爲守

乃保無虞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擊受命而出遇田子方乘敝車

而來擊慌忙下車拱立道傍致敬田子方驅車直過傲然不顧

胡說

心懷不平乃使人牽其車索上前曰擊有問于子富貴者驕人乎貧

賤者驕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來只有貧賤驕人那有富貴驕人之

理

講到一驕字無論富貴貧賤都使不得

國君而驕人則不保社稷大夫而驕人則不

保宗廟楚靈王以驕亡其國智伯瑤以驕亡其家富貴之不足恃明

矣若夫貧賤之士食不過藜藿衣不過布褐無求于人無欲于世惟

好士之士自樂而就之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

楚之武王能誅萬乘之紂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蓋貧賤之足貴如